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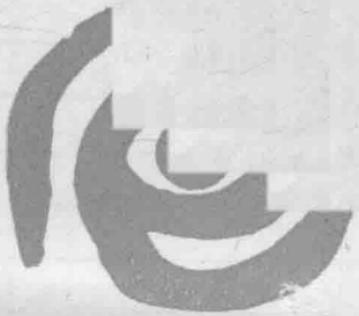
儿童文学

1983—1993

优秀作品选



儿童文学优秀作品选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4 号

封面设计：沈苑苑

责任编辑：康文信

1983—1993《儿童文学》优秀作品选
《儿童文学》杂志社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19.625印张 8 插页 446千字

199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精装定价16.50元

ISBN 7-5007-1836-5/G·638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 叶茂花繁又十年——哀 鹰 1

小 说

撵走的和撵不走的	鱼在洋	7
在长长的跑道上	张之路	19
黑珍珠	赵 沛	31
树叶小船儿	卢振中	41
蓝军越过防线	李建树	53
姥家门口唱大戏	尹玉如	67
再见了，我的星星	曹文轩	73
求师记	赵金山	94
脚下的路	刘健屏	105
月儿	李凤杰	118
国宝	黄世衡	131
遥遥黄河源	陈 丽	144
大江魂	董宏猷	155
洱海的孩子	(白族)张焰铎	163
龙舞	刘崇武	170
喷泉少女	须一心	178

小河在此拐了个弯	(蒙古族)础伦巴干	190
大鸟沉默不语	何双及	194
坟	(回族)白冰	199
为大地涂满绿	赵虔	208
多彩的小河	吕清温	218
陨落的救星	田柯	228
蹈海	董天柚	243
杂毛	高巧林	256
冬天	左泓	262
废船	彭学军	279
老人·苍獾·雪	杨老黑	286
哦, 男人	李世明	296
镇河石下	林红宾	308

童 话

莫高窟的纤夫	金吉泰	315
小燕子和它的三邻居	赵燕翼	321
关于琴谱的悬赏	宗璞	330
虎牛	吴梦起	336
秋千, 秋千.....	冰波	350
水母国和生命花	(香港)何紫	359
大年初一天门开	梅志	365
飞向月亮的火车	郭蔚瑜	373
假面舞会	周基亭	377
远古·往事	顾乡	386

菲菲九魔幻剂	朱效文	390
小偷罢工	武玉桂	401
森林手记	周 锐	406
反光镜里的世界	郑允钦	418
鸟树	裴慎勤	429
笨小熊趣事一二三	刘丙钧	433
门神	孙幼军	441
老橡树	王宜振	463
濛濛的生日	寄 华	468
我也是胡子爷爷(外一篇)	金 波	477
灵魂的重量和灵魂的较量	顾 工	483
小儿郎·小儿狼	黄一辉	486

散 文

背篼	曹 雷	495
老师窗内的灯光	韩少华	496
绿鞘	郭永明	501
偷读	峻 青	502
古树	吕 游	512
难以诉说的年龄	陈 益	515
竹蜻蜓	高洪波	521
秋香	徐淙泉	524
魔鹿	刘先平	526
美丽的剑河,永远的清流	(台湾)桂文亚	530
三棵树	乔传藻	537

诗 歌

- 人生之旅——叶延滨 546
森林里的童话(组诗)——纪 宇 548
到长白山去——介 夫 551
代拟狼的自白书(散文诗)——王慧骐 554
绿的遐想(组诗)——柯愈勋 556
梧桐树下的记忆——林 莽 560
两代人断想(散文诗)——初 军 563
感谢童年——班 马 568
一串快乐的音符(散文诗)——张秋生 571
蓝森林(外二首)——刘连勇 576
二鼻子的故事——洪顺利 579
拴在树叶上的心(外一首)——林 染 581
海思(散文诗)——王文顺 583
开始生活(组诗)——薛卫民 586
落叶树及其它(外二首)——沈前祥 593
织毛衣(外三首)——王忠范 595
梦不会有结局(外四首)——朱京龄 599
乡村纪事(组诗)——张庆华 602
乘飞伞的男孩(外一首)——钱叶用 605
故乡河(组诗)——徐学鹏 611
张家界跌落的小故事(组诗)——阿 苑 617

叶茂花繁又十年

1983—1993《儿童文学》优秀作品选序

袁 鹰

《儿童文学》编辑部编了一本 1983—1993 年的优秀作品选集，嘱咐我为它写几句话。我先是一怔：“什么？又已经十年了？”再一想，可不是？从 1963 年创刊到现在，竟是第三个十年了。三十年，时光过得好快！三十年，整整一代人！

十年辛苦不寻常。一提到近十年的历程，不免就会先想到这句诗。十年，在浩荡无涯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来说，进入历史时期的十年，却是极不寻常的十年。十年来，神州大地上前进的步伐，有如浪涛滚滚的长江，千舟竞发，万马奔腾。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为我们整个国家带来蓬勃的生机和耀眼的光彩。新的建设，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观念，风起云涌，日新月异。人们的精神面貌，无论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还是少年儿童，都在变，变。变的速度那么快，势头那么猛，幅度那么大，常常叫人难以相信，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是大大地落后了。而这种千

变万化的形势，又推动着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侧面地、或深或浅地、直接和间接地反映和展示改革浪潮的丰富多彩的风貌，使千千万万读者和观众得到振奋和鼓舞，受到震撼和感染。我们的少年儿童文学园地中，同样地展现了枝茂花繁的盛况，无论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还是童话，它们的作者，几乎无例外地被卷进面前汹涌澎湃的改革春潮中。在他们的笔下，也就必然地流淌着鲜明的时代气息。请你打开这一本选集，便能看到生动的明证。

你看，一个个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形象正生气勃勃地迎面向我们走来、跑来，你会感到又熟悉又陌生。你也许会欣喜而又有点惊讶地问：这是我们过去常见到的少先队员吗？真是他们吗？也许可以说，又是又不是。我们常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是跨世纪的一代。在他们成长的年月里，将要担负并且完成长辈未竟的伟大事业。这一代的少年儿童，继承了父兄辈优良的品质和教养，又从当前五彩缤纷的生活海洋中吸吮丰饶的乳汁，走着比前辈更广阔、更壮观的道路。在许多作品里，他们虽然各自呈现不同的姿影和个性，却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风貌。有强烈的为献身祖国四化、民族振兴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渴望，有在各条战线上攀登高峰的志愿和信心；视野广阔，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对什么新鲜事都感到兴趣；看得多，想得多，懂得多，对世界大事国家大事社会正邪家庭是非都能表示自己的独立见解；有创造精神、探索精神和冒险精神。

或许可以说，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近十几年来最突出的风格。自然，孩子们也有苦恼，也有挫折，也有眼泪，那也都分明地折射出时代的影子。我在这里不必一一列举这些作品的题目和内容，读者看了自会有同感。我对作者是怀有深深感谢的。

打开这本选集，浏览一遍八十多位作者的名字，油然产生一阵暖意。这里有为我们大家熟知的老作家，也有几位兄弟民族和来自台湾、香港的作者，数量最多、成为主力军的却是年轻的新人。或者说，他们初次登上《儿童文学》同读者见面时，都还年轻，如今又已过了七八年、八九年，都渐渐成熟了。我知道，《儿童文学》从创刊之日起，就将发现、培养儿童文学作者，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引为己任，三十年如一日。1963年10月到现在，除去“文革”大动乱中被迫停刊的十年，总共出了一百七十多期，翻开每一期目录，大约都能发现陌生的名字。其中不少同志，正是从这“陌生”中起步，走上文学道路，逐渐成为小读者们熟悉、喜爱以至崇拜的好朋友。

参天的乔木和绚丽的繁花永远不会忘记最初的阳光雨露。十年前，《儿童文学》创刊二十周年的時候，有位作者曾经深情地回忆编辑部同志在他创作最困难的日子热情而细致地帮助他。他写道：“她们可能忘记了，因为人们容易忘记那些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可对我来说，我认为，这是决定我命运的接触和谈话。兴许没有这一次见面，我也不会有今天。每当我回想起来，心里总是热呼呼的，两眼都是湿润的。”（罗辰生：《在我

困难的时候》，《儿童文学》1983年第10期)大年三十之夜，编辑同志约一位不曾见面的作者到自己家里去谈作品，确实是使人终生难忘的。罗辰生同志是近十多年来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成就较大的作者之一，他的经历和体会，可能有不少同志都会有同感吧？

《儿童文学》二十年优秀作品选出版时，我们大家尊敬的前辈叶圣陶老人在序言中对年轻作者们寄予殷切的期望：时时刻刻把少年儿童教育放在心上，并且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接触少年儿童、跟他们共同生活的机会。老人家的话是对中小学教师的作者说的，但也可以说是对所有儿童文学作者（专业的和业余的）的谆谆教诲。时时刻刻把少年儿童教育放在心上，永远可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少年儿童的生活，永远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本优秀作品选集的作者，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小学校园，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也正是由于“时时刻刻把少年儿童教育放在心上”，并且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同孩子们共同生活中得到的素材、构思和灵感。作者的欣慰、愉快、忧伤、焦虑，也无不是从今天的少年儿童生活中得到的感受。

创刊三十年的日子，我深深地缅怀三十年前为《儿童文学》的诞生洒下许多心血的前辈。最初一届编委，有的已经离我们远去。老一辈儿童文学家张天翼同志和叶圣陶老人，在八十年代里先后病逝。我现在还依稀记得我们在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室讨论刊物时的情景。老主编金近同志，为了刊物的创刊和十年动乱后的复

刊，四处奔波，废寝忘食，将全部身心都系在这本小小的刊物上。他离开我们也已三年有余。他的音容笑貌，时时还在我的面前闪动，每次收到刊物，光看到那个三十年来保持一贯的淡雅清新的封面，就会想起他的笑嘻嘻的面影，也就涌起几缕哀思。那一届编委中，我也许年纪最轻，不到四十岁，还是小弟弟，今天也已将近古稀之年了。编辑部不弃，仍将我列在顾问之内，实在是既不顾也很少问，使我看到新刊物时都平添一种负疚感。

说这些话，我并没有消极颓唐的情绪，虽然忆旧怀人不免伤感。我只是为我们儿童文学事业的不断兴旺发达而衷心高兴。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这些人，总会先先后后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无一例外。但是《儿童文学》将会长期出下去，每过十年，都会有一本优秀作品选。四十年、五十年、八十年、一百年……大道在前，阳光无极。它的枝叶更加茂盛，花朵更加鲜艳，躯干更加壮大。儿童文学的事业总是属于辉煌灿烂的未来的。

1992年11月中

撵走的和撵不走的

鱼在洋

高山挡住了视野，泪水模糊了双眼。我呆呆地站在村口，踮着脚尖，朝远处眺望。山呀，你闪开一点，不要横在我面前；眼泪呀，你慢慢流，不要迷住了我的两眼。我要看啊，再看一眼那个小姑娘。她，是被撵走的，却留下了谁也撵不走的回忆——

那是三伏天的一个美丽的傍晚。西边天上的晚霞红彤彤的。绿莹莹的包谷叶儿也像抹了胭脂。袅袅升腾的炊烟，淡淡的，古老的村庄恰似披了一层轻纱。

被包谷地挤得窄窄的山间小路上，我骑着老黄牛，吹着口哨，优哉游哉往前晃着。

“吱儿吱儿”的口哨声，“得儿得儿”的牛蹄声，“蛐儿蛐儿”的虫鸣声，像是一首和谐流畅的山林奏鸣曲。

远处，是茂根叔家的核桃树。核桃结得一疙瘩一疙瘩的。那不，最下头的那个并蒂核桃，正得意地冲我晃脑袋哩！我一伸手，那两个青皮核桃乖乖落到了手里。

突然，背后一声喊叫。我身子一哆嗦，差点跌下牛背。扭过头，唉呀，虽不是茂根叔家的财娃，可比他更让我害怕——原来，

后边站了个穿着裙子的小姑娘，歪着脑袋，仙女似的正抿着嘴笑呢！

我赶紧溜下牛背，连核桃也偷偷撂到了包谷地里。

“请问，你们这儿是万山沟吗？有没有个叫李恒志的？他是我舅舅。”她忽闪着大眼睛，薄嘴皮一张一合。

“嗯……有……他家在我家……西隔壁。”见鬼，我连话也说得结结巴巴。

糟糕，老黄牛也不安生，扭过头去啃吃路边的包谷叶子。我使劲地一拽绳子，它以为命令它回家，迈开蹄子连我也给拽走了。

“喂，你等等，我又不会吃了你。我头一回来，还寻不着哩，干脆，你带我去吧！”

哼，你倒爽快。我心里尽管不大情愿，可人家开了口，那就……“这……走吧！”

我拉着牛缰绳，迈着大步子，想拉她一段距离，可她却像影子一样，紧跟着，弄得人脸成了关公。

“你们这儿分地了吗？”

“嗯。”

“这牛是分给你家的？”

“嗯。”

“这牛脾气不歪吧？”

“嗯。”

“来，让我骑骑，翻山累得够呛。”小姑娘说着，卸掉肩上沉甸甸的皮包，塞进我的怀里，抬腿就要往牛背上跨。

这阵儿，我顾不上再“嗯”，忙说：“不行，小心摔下来。”

“没事！”小姑娘撩起裙子，露出白嫩的双腿，唿的一往起一跳，像学生娃子跳木马似的，谁知牛往前一动，把她“吧哒”摔在地

上。她爬起来，并没有拍打沾在身上的泥土，鼓着红得像苹果似的脸庞，踩着脚下的一个土坡，双手往牛背上一撑，箭也似的攀了上去。牛又往前一走动，她打了个趔趄，这回没掉下来，她笑了。不过笑得很不自然。我愣愣的站在旁边，既不好强行制止，又不敢热情相助。

“走吧！”小姑娘一拽缰绳，一拍牛背，老黄牛“得儿得儿”迈着蹄子。真够意思，没有耍牛脾气，给我做了脸。

就要望见村头那棵大核桃树了，我的心跳加快了。那棵“七搂八拃半”的大核桃树下，是村上人们乘凉、吃饭、议事的地方，也是交换新闻的场所。说不定这会儿坐满了人，老天保佑，千万别在那儿碰上财娃这个长舌头的。在我们这儿，男娃跟女娃说几句话，都能添醋加盐嚼十天半月的舌头，见了今儿个这架式，老天爷，说不定……

怕啥偏来啥。这不，离那还有丈把远，就瞧见树下黑压压好些人。有“稀溜稀溜”喝着饭的，也有“叭哒叭哒”抽烟的。财娃远远就叫我：“羊娃，把你媳妇接回来了？”

大人们哄地笑了，羞得我耷拉着脑袋，恨不得有个老鼠洞钻进去。

牛也好像怕踩死了地上的蚂蚁，慢悠悠迈着老爷步，故意要让我听那些刺耳的话：

“狗娃他娘，你瞧瞧，那女子穿的布帘子，腿都露在外头哩！”

“唉，老天神，下边咋不套条长裤子呀！”

“嘻，女娃还骑牛哩。”

出了一头汗，才算走完了这段折磨人的路。小姑娘又来折磨我。

“你叫羊娃？”

“嗯。”

“你的名字真逗。我叫白玉。”

“嗯。”

“你们这儿人真少见多怪，连裙子也没见过？女娃骑牛也没见过？城里女的还开电车哩！”

“嗯。”

“你咋就会‘嗯’？”

我没言语，心里说，我还能说啥，都怨你，都怨你，让我把人丢尽啦！

—

看着小姑娘进了恒志叔家，我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推开自家的院门，拴好了牛，进到堂屋里。

屋里黑乎乎的，还没上灯，小饭桌上，摆着饭菜，妈妈正忙着端稀饭。爸爸却坐在炕沿上，“啪啦啪啦”拨拉着算盘子。

妈妈埋怨说：“我的老祖宗，吃完饭，再打行不行？”

爸爸连头也没抬，三下五除二，麻利地拨着珠子，嘴里还念念叨叨：“夏天麦子一人五百斤，秋里的包谷也下不了五、六百，哈，我羊娃再不上学，是个劳力，过几年再娶个媳妇，四个硬劳力，咱家就成冒尖户啦！”

妈妈一把夺过算盘，哐的放在大装板柜上。

爸爸溜下炕，“别，别，摔坏了好几块钱哩！”他一抬头，看见了我：“哟，差点忘了，你丈人家捎话说，叫你这两天过去一趟。”

我没吱声，端起一碗洋芋糊汤，夹了一筷头子萝卜丝菜，坐在门前的大石头上，没有马上动口的意思，困乏的双眼瞅瞅东山，山那边亮起来，月亮从树背后向我露出半个脸，好像笑眯眯的，唉，你哪里知道山里娃的烦恼呀。

不知哪辈子传下来的瞎规矩，小小的男娃就兴订媳妇。我